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志卷三百四十

列傳

宋 四十四

韓億 綜

韓絳 宗師

韓維

韓縝 宗武

包拯

吳奎

趙抃 岷

唐介 淑問 義問 恕

韓億字宗魏其先真定靈壽人徙開封之雍丘

按李清臣撰韓

絳神道碑載忠憲公始葬陳公於長社遂築第潁昌以便歲時奉帝薦豆合其屬以居舉進士為

大理評事知永城縣

按東都事畧作洛城縣

有治聲他邑訟不決

者郡守皇甫選輒屬億治之通判陳州會河決治隄費

萬計億不賦民而營築之真宗嘗欲召試而與王旦有

親嫌特召見改一官知洋州州豪李甲兄死迫嫂使嫁

因誣其子為他姓以專其貲嫂訴於官積十餘年不已億

視舊牘未嘗引乳醫為證召甲出乳醫示之寃遂辨累遷尚

書屯田員外郎知相州河北旱轉運使不以實聞億獨言

歲饑願貸民租有誣其子綱請求受金者億請自置獄  
按之事雖辨猶降通判大名府尋為殿中侍御史遷侍  
御史安撫淮浙除開封府判官出為河北轉運使仁宗  
初進直史館知青州以司封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  
判大理寺丞吳植知臨江軍使人納金於宰相王欽若  
因牙吏至京師審之語頗洩欽若知不可掩執吏以聞  
詔付臺治而植自言未嘗納金反誣吏誤以問所親語  
達欽若億窮治之蓋植以病懼廢金未達而事已露也

植乃除名并按欽若詔釋不問三司更茶法歲課不登億承詔劾之由丞相而下皆坐失當之罰其不撓如此自薛奎後億獨掌臺務者踰年除龍圖閣待制奏使契丹時副使者章獻外姻也妄傳皇太后旨於契丹諭以南北歡好傳示子孫之意億初不知也契丹主問億曰皇太后即有旨大使何獨不言億對曰本朝每遣使皇太后必以此戒之非欲達於北朝也契丹大喜曰此兩朝生靈之福也人謂副使既失辭而億更以為恩意甚

推美之知亳州召知審刑院再遷兵部郎中同判吏部  
流內銓以右諫議大夫樞密直學士知益州故事益州  
歲出官粟六萬石賑糶貧民是歲大旱億倍數出粟先  
期予民民坐是不饑又疏九升江口下溉民田數千頃  
維茂州地接羌夷蕃部歲至永康官場鬻馬億慮其覘  
兩川奏徙場黎州境上拜御史中丞請如唐制置御史  
裏行景祐二年以尚書工部侍郎同知樞密院事時承  
平久武備不戒乃請二府各列上才任將帥者數十人

稍試用之又言武臣宜知兵而書禁不傳請纂其要授之於是帝親集神武祕畧以賜邊臣嘉勒斯賚與趙元昊相攻來獻捷朝廷議加嘉勒斯賚節制億曰彼皆蕃臣也今不能諭令解仇乃因而加賞非所以綏御四方也議遂寢元昊歲遣人至京師出入民間無他禁億請下詔為除館舍禮之官主貿易外雖若煩擾實羈防之知開封府范仲淹獻百官圖指宰相呂夷簡差除不平而陰薦億可用仲淹既貶帝以諭億億曰仲淹舉臣以

公臣之愚陛下所知舉臣以私則臣委質以來未嘗交  
託於人遂除戶部參知政事會忻州地大震諫官韓琦  
言宰相王遂陳堯佐非輔弼才又言億子綜為羣牧判  
官不當自請以兄綱代之遂與宰相皆罷知應天府尋  
加資政殿學士知成德軍改澶州復知亳州官至尚書  
左丞以太子少傅致仕卒贈太子太保諡忠獻按絳神  
道碑載  
考諱億參知仁宗朝事諡忠憲又云諱是三世皆贈太  
師開府儀同三司曾祖追封周國公祖陳國考翼國  
億性方重治家嚴飭雖燕居未嘗有惰容見親舊之孤



貧者常給其婚葬每見諸路有奏播拾官吏小過者輒  
顏色不懌曰天下太平聖主之心雖昆蟲草木使之得  
所今仕者大則望為公卿次亦望為侍從職司一千石

按東都事畧  
作二千石

其下亦望京朝幕職奈何錮之於盛世八  
子綱綜絳繹維縝緯緬綱尚書水部員外郎慶厯中知  
光化軍性苛急不能撫循士卒軍校卽興帥衆劫庫兵  
為亂綱坐棄城除名編管英州

綜字仲文蔭補將作監主簿遷大理評事舉進士第通

判鄧州天雄軍會河溢金隄民依丘塚者數百家綜令  
曰能濟一人予千錢民爭操舟楫以救已而丘塚多潰  
呂夷簡自北京入相薦為集賢校理歷遷三司戶部判  
官同修起居注使契丹契丹主問其家世綜言億在先  
朝嘗持禮來契丹主者曰與中國通好久父子俱使我  
宜酌我酒綜率同使者五人起為壽契丹主亦離席酌  
之歡甚既還陳執中以為生事出知滑州徙許州殿前  
指揮使坐得許懷德爭產書不以聞奪集賢校理知袁

州未幾復為江東轉運使還再修起居注畧遷刑部員外郎知制誥卒綜嘗為契丹館伴使使者欲為書稱北朝而去契丹號綜曰自古未有建國而無號者使慙遂不復言其後朝廷擇館伴契丹使者帝曰孰有如韓綜者乎予宗道為戶部侍郎寶文閣待制綱子宗彥字欽聖蔭補將作監主簿舉進士甲科累遷太常博士以大

臣薦召試為集賢校理歷提點京西京東刑獄應天府失入平民死罪獄成未決通判孫世寧辨正之獄吏當

坐法而尹劉沆縱弗治宗彥往按舉沆復沮止之宗彥  
疏沆于朝抵吏罪仁宗春秋高未有嗣宗彥上書引漢  
章帝故事請修胎養之令以尚書兵部員外郎判三司  
鹽鐵勾院卒

韓絳字子華舉進士甲科通判陳州直集賢院為開封  
府推官有男子冷青妄稱其母頃在掖庭得幸有娠而  
出生已府以為狂奏流汝州絳言留之在外將惑衆追  
責窮治蓋其母嘗執役宮禁嫁民冷緒生一女乃生青

遂論棄市歷戶部判官江南饑為體量安撫使行便民  
事數十條宣州守廖詢貪暴不法下吏寘諸理民大悅  
使還同修起居注擢右正言入內都知王守中兼判內

行省絳言判名太重且國朝以來未有兼判兩省者詔

自今勿復除

按長編載絳論官官不宜兼判兩省疏入  
不報御史俞希孟復以為言詔可之據此

則詔罷內侍兼判兩省蓋  
由希孟言之非因絳言也

道士趙清貺出入宰相龐籍

家以賂敗開封杖流之道死絳言籍諷府殺之籍與尹

俱謫去未幾復進絳力爭不得遂解言職明年知制誥

乞守河陽召判流內銓河決商胡用李仲昌議開六塔  
河而患茲甚命絳宣撫河北時宰主仲昌人莫敢異絳  
劾其蠹國害民仲昌遂竄嶺表遷龍圖閣學士知瀛州  
歐陽修率同列言絳宜在朝廷瀛非所處也留知諫院  
糾察在京刑獄為翰林學士御史中丞帝禱茅山求嗣  
絳草祝辭因勸帝汰出宮人及限內臣養子以重絕人  
之世皆從之掖庭劉氏通請謁為姦絳以告帝帝曰非  
卿言朕無由知不數日出劉氏及他不謹者真定守呂

漆犯從官通章請賞之絳曰法行當自貴者始更相請  
援則公道廢矣并劾諸請者漆遂絀富弼用張茂實掌  
禁兵絳言人謂茂實為先帝子豈宜用典宿衛不報闔  
門待罪自言不敢復稱御史中丞詔召之及出不秉笏  
穿朝堂諫官唐介論之罷知蔡州數月以翰林侍讀學  
士知慶州熟羌據堡為亂即日討平之加端明殿學士  
知成都府張詠鎮蜀日春糶米秋糶鹽官給券以惠貧  
弱歷歲久權歸豪右中人奉使至蜀使酒吏主貿易因

附益以取悅絳悉奏罷之

按李清臣撰絳神道碑載絳治蜀日釐革前弊因廢舊券

別結券以予貧民凡三歲視貧富輒改易券其內侍則請加禁約據此絳乃通變其法非悉奏罷之也

名

知開封府為三司使請以川陝職田穀輸常平倉而隨其事任道里差次給直帝歎曰衆方姑息卿不能徇時邪即行之神宗立韓琦薦絳有公輔器拜樞密副使始請建審官西院掌武臣升朝者以息吏姦神宗嘗問天下遺利絳請盡地力因言差役之弊願更定其法役議自此始矣代陳升之同制置三司條例王安石每奏事



必曰臣見安石所陳非一皆至當可用陛下宜省察安石恃以為助熙寧三年參知政事夏人犯塞絳請行邊安石亦請往絳曰朝廷方賴安石臣宜行乃為陝西宣撫使既又兼河東幾事不可待報者聽便宜施行授以空名告敕得自除吏即軍中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開幕府於延安絳素不習兵事注措乖方選蕃兵為七軍用知青澗城种諤策欲取橫山令諸將聽命於諤厚賞犒蕃兵衆皆怨望又奪騎兵馬以與之

有抱馬首以泣者既城羅鄂特又冒雪築撫寧堡調發  
騷然已而二城陷趣諸道兵出援慶卒遂作亂議者罪  
絳罷知鄧州明年以觀文殿學士徙許州進大學士徙  
大名府七年復代王安石相既顓處中書事多稽留不  
決且數與呂惠卿爭論乃密請帝再用安石安石至頗  
與絳異有劉佐者坐法免安石欲拔拭用佐絳不可議  
帝前未決即再拜求去帝驚曰此小事何必爾對曰小  
事尚不伸況大事乎帝為逐佐未幾絳亦出知許州元

豐元年拜建雄軍節度使知定州入為西太一宮使六年知河南府夏大雨伊洛間民被溺者十五六絳發廩賑恤環城築隄數月水復至民賴以免哲宗立更鎮江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封康國公為北京留守河決小吳都水議傍魏城鑿渠東趨金隄役甚棘絳言功必不成徒耗費國力而使魏人流徙非計也三奏訖罷之元祐二年請老以司空檢校太尉致仕明年卒年七十七贈太傅諡曰獻肅絳臨事果敢不為後慮好延接士

大夫數薦司馬光可用終以黨王安石復得政是以清議少之子宗師字傳道以父任歷州縣職既登第王安石薦為度支判官提舉河北常平累官至集賢殿修撰知河中府卒初宗師在神宗朝數賜對常弗忍去親側屢辭官不拜世以孝與之

韓維字持國以進士奏名禮部方億輔政不肯試大廷受蔭入官父沒後閉門不仕宰相薦其好古嗜學安於靜退召試學士院辭不就富弼辟河東幕府史館修撰

歐陽修薦為檢討知太常禮院禮官議祫享東向位維  
請虛室以待太祖溫成后立廟用樂維以為不如禮請  
一切裁去議陳執中諡曰榮靈不行乞罷禮院以祕閣  
校理通判涇州神宗封淮陽郡王頽王維皆為記室參  
軍王每事咨訪嘗與論天下事語及功名維曰聖人功  
名因事始見不可有功名心王拱手稱善時禁中遣使  
泛至諸臣家為王擇妃維上疏曰王孝友聰明動履法  
度方嚮經學以觀成德今卜族授室宜歷選勲望之家

謹擇淑媛考古納采問名之義以禮成之不宜苟取華  
色而已左右史闕以維同修起居注侍邇英講英宗初  
免喪簡默不言維上疏曰邇英閣者陛下燕閒之所也  
侍於側者皆獻納論思之臣陳於前者非經則史可以  
博咨訪之義窮仁義之道究成敗之原今體制終畢  
都事畧作禮制臣下傾耳以聽玉音陛下之言此其事也臣請  
執筆以俟進知制誥知通進銀臺司御史呂誨等以濮  
議得罪維請追還前詔令百官詳議以盡人情復誨等

職任以全政體既而責命不由門下維又言罷黜御史  
事關政體而不使有司與聞紀綱之失無甚於此乞解  
銀臺司不從遂闔門待罪有詔舉臺官二人維言呂誨  
范純仁有已試之效願復其職翰林學士范鎮作批答  
不合旨出補郡維言鎮所失只在文字當涵容之前黜  
錢公輔中外以為太重連退二近臣而衆莫知其所謂  
自此誰敢盡忠者賴王為皇太子以維兼右庶子神宗  
即位除龍圖閣直學士御史中丞王陶彈宰相韓琦不

押嘗朝班為跋扈罷為翰林學士維言中丞之言是宰相安得無罪若其非是安得止罷臺職令為學士是遷也參知政事吳奎論陶事出知青州維言進退大臣不當如是詔遷奎官維又言執政罷免則為降黜今復遷官則為褒進二者理難並行此與王陶罷中丞而加學士何以異章上奎還就職維援前言求去知汝州數月召兼侍講判太常寺初僖祖主已遷及英宗祔廟中書以為僖祖與稷契等不應毀廟維言太祖數定大亂子



孫遵業為宋太祖無可議者僖祖雖為高祖然仰迹功業非有所因若以所事稷契事之懼有所未安宜如故便王安石方主初議持不行熙寧二年遷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明年為御史中丞以兄絳在樞府力辭安石亦惡其言保甲事復使為開封始分置八廂決輕刑轂下清肅時吳克為三司使帝曰維克以文學進及任煩劇而皆稱職可謂得人矣兼侍讀學士克羣牧使孔文仲對策入等以切直罷歸維言陛下母謂文仲為一賤士

黜之何損臣恐賢俊解體忠良結舌阿諛苟合者將窺隙而進為禍不細安石益惡之樞密使文彥博求去帝曰密院事劇當除韓維佐卿明日維奏事殿中以言不用請郡帝曰卿東宮舊人當留以輔政對曰使臣言得行賢於富貴若緣攀附舊恩以進非臣之願也遂出知襄州改許州七年召為學士承旨入對帝曰天久不雨朕日夜焦勞奈何維曰陛下憂閑旱災損膳避殿此乃舉行故事恐不足以應天變當痛自責已廣求直言退

又上疏曰近畿內諸縣督索青苗錢甚繁往往鞭撻取足至伐桑為薪以易錢貨旱災之際重罹此苦若夫動甲兵危士民匱財用於荒遠之地朝廷處之不疑行之甚銳至於蠲除租稅寬裕逋負以救愁苦之民則遲而不肯發望陛下奮自英斷行之過於養人猶愈過於殺人也帝感悟即命維草詔求直言其略曰意者聽納不得於理與獄訟非其情與賦斂失其節與忠信讜論鬱於上聞而阿諛壅蔽以成其私者衆與詔出人情大悅

有旨體量市易免行利病權罷方出保甲是日乃雨王  
安石罷會絳入相加端明殿學士知河陽復知許州帝  
幸舊邸進資政殿學士曾鞏當制稱其純明亮直帝令  
改命詞維知帝意請提舉嵩山崇福宮帝崩赴臨闕庭  
宣仁后手詔勞問維對曰人情貧則思富苦則思樂  
困則思息鬱則思通誠能常以利民為本則民富常以  
憂民為心則民樂賦役非人力所堪者去之則勞困息  
法禁非人情所便者蠲之則鬱塞通推此而廣之盡誠

而行之則子孫觀陛下之德不待教而成矣未幾起知  
陳州未行召兼侍讀加資政殿大學士常言先帝以夏  
國主秉常廢故興問罪之師今既復位有蕃臣禮宜還  
其故地因陳兵不可不息者三地不可不棄者五又言  
仁宗選建儲嗣一時忠勲皆被寵祿范鎮首開此議賞  
獨不及願褒顯其功鎮於是復起用元祐更役法命維  
詳定時四方書疏多言其便維謂司馬光曰小人議論  
希意迎合不可不察成都轉運判官蔡曠附會定差維

惡而劾之執政欲廢王安石新經義維以當與先儒之說並行論者服其平拜門下侍郎維處東省踰年有忌之者密為讒愬詔分司南京尚書右司王存抗聲簾前曰韓維得罪莫知其端臣竊為朝廷惜乃還大學士知鄧州兄絳為之請改汝州久之以太子少傅致仕轉少師按宋實錄韓侍郎維傳載鄧恩以諸子封太子少師紹聖中坐元祐黨降右朝議大夫再謫崇信軍節度副使均州安置諸子乞納官爵聽父里居哲宗覽奏惻然許之元符元年以幸睿成

宮復右朝議大夫是歲卒年八十二徽宗初悉追復舊

官

按宋實錄韓維傳載子宗儒宗  
文宋質宗史本傳不載附識

韓縝字玉汝登進士第簽書南京判官仁宗以水災求  
直言縝上疏曰今國本未立無以繫天下心此陰盛陽  
微之應詞極剴切劉沆薦其才命編修三班敕前此武  
臣不執親喪縝建言三年之服古今通制晉襄衰墨從  
戎事出一時遂著令自崇班以上聽持服為殿中侍御  
史參知政事孫抃持祿充位權陝西轉運副使薛向赴

闕樞密院輒畫旨除為真劉永年以外戚除防禦使內  
侍史志聰私役皇城親從鎮皆極論之帝為罷拊寢向  
與永年之命而正志聰罪遷侍御史度支判官出為兩  
浙淮南轉運使移河北夏諒祚死子秉常嗣遣使求封  
冊朝廷方責夏人不修職貢欲擇人詰其使鎮適陞辭  
神宗命之往鎮至驛問罪使者引服迨夜奏上帝喜改  
使陝西人知審官西院直舍人院以兄絳執政改集賢  
殿修撰鹽鐵副使以天章閣待制知秦州嘗宴客夜歸



指使傅勅被酒誤隨入州宅與侍妾遇縝怒令軍校以鐵裹杖箠殺之勅妻持血衣過登聞鼓以訴坐落職分司南京秦人語曰寧逢乳虎莫逢王汝其暴酷如此久之還待制知瀛州熙寧七年遼使蕭禧來議代北地界召縝報聘令持圖牒致遼主不克見而還知開封府明年禧再至詔乘驛詣河東與禧分畫以分水嶺為界復命為樞密都承旨還龍圖閣直學士元豐五年官制行易大中大夫同知樞密進知院事哲宗立拜尚書右僕

射兼中書侍郎首相蔡確與章惇謀誣東朝及確為山陵使續暴其姦狀由是東朝及外廷悉知之確使還欲以其屬高遵惠張璉韓宗文為美官宣仁后以訪續續曰遵惠為太后從父璉者中書郎璪之弟宗文臣姪也今擢用非次則是君臣各私其親何以示天下乃止元祐元年御史中丞劉摯諫官孫覺蘇轍王覲論續才鄙望輕在先朝為奉使割地六百里以遺契丹邊人怨之切骨不可使居相位章數十上罷為觀文殿大學士知

潁昌府移永興河南拜安武軍節度使知太原府易節  
奉寧軍請老為西太一宮使以太子太保致仕紹聖四  
年卒年七十九贈司空謚曰莊敏鎮外事莊重所至以  
嚴稱雖出入將相而寂無功烈厚自奉養世以比晉何  
曾云子宗武

宗武第進士韓忠彥鎮瀛州辟為河間令值河溢增隄  
護城吏率兵五百伐材近郊雖墓木亦不免父老遞道  
泣宗武入府白罷之徽宗即位為祕書丞因日食上疏

言近世事有微漸而不可不察者五大臣不畏公論小  
臣趨利附下一也人主怠於政事威柄下移怨讟歸上  
二也左右無輔拂之士守邊無禦侮之臣三也開境土  
以速邊患耗賦財以弊民力四也歲穀不登倉庾空竭  
民人流亡盜賊數起五也誠願躬攬權綱收還威柄數  
言奏功考察名實不以侍御之好鐘鼓之娛為樂仁祖  
惻怛至誠以收天下之心神宗勵精不息以舉天下之  
事皆所宜法不報哲宗將祔廟中旨索省中書畫甚急

宗武言先帝祔廟陛下哀慕方深而丹青之玩取索不  
已播之于外懼損聖德陛下踐祚如日初升當講劇典  
訓開廣聖學好玩易志正古人所戒也疏入皇太后見  
之怒曰是皆內侍數輩所為爾欲盡加罰帝委曲申救  
乃已明日太后對宰相獎歎令俟諫官員闕即用之尋  
除都官員外郎改開封府推官丐外為淮南轉運判官  
前使者貸工供錢禁庭遣使來索宗武奏其狀詞極鯁  
切坐貶秩罷歸久之蔡京欲以知潁州帝語祕書事京

不敢復言遂致仕官累大中大夫年八十二卒

包拯字希仁廬州合肥人也始舉進士除大理評事出知建昌縣以父母皆老辭不就得監和州稅父母又不欲行拯即解官歸養後數年親繼亡拯廬墓終喪猶徘徊不忍去久之赴調知天長縣有盜割人牛舌者主來訴拯曰第歸殺而嚮之尋復有來告私殺牛者拯曰何為割牛舌而又告之盜驚服徙知端州遷殿中丞端土產硯前守緣貢率取數十倍以遺權貴拯命製者才足

貢數歲滿不持一硯歸尋拜監察御史裏行改監察御史時張堯佐除節度宣撫兩使右司諫張擇行唐介與拯共論之語甚切建言國家歲賂契丹非禦戎之策宜練兵選將務實邊備又請重門下封駁之制及廢銅贓吏選守宰行考試補蔭弟子之法當時諸道轉運加按察使其奏劾官員多摠細故務苛察相高尚吏不自安拯於是請罷按察使出使契丹契丹令典客謂拯曰雄州新開便門乃欲誘我叛人以刺疆事耶拯曰涿州亦

嘗開門矣刺疆事何必開便門哉其人遂無以對歷三  
司戶部判官出為京東轉運使徙陝西又徙河北入為  
三司戶部副使秦隴斜谷務造船材木率課取於民又  
七州出賦河橋竹索恒數十萬拯皆奏罷之契丹聚兵  
近塞邊郡稍警命拯往河北調發軍食拯曰漳河沃壤  
人不得耕邢洺趙三州民田萬五千頃率用牧馬請悉  
以賦民從之解州鹽法率病民拯往經度之請一切通  
商販除天章閣待制知諫院數論斥權倖大臣請罷一



切內除典恩又列上唐魏鄭公三疏願置之坐右以為龜鑒又上言天子當明聽納辨朋黨惜人才不主先入之說凡七事請去刻薄抑僥倖正刑明禁戒興作禁妖妄朝廷多施行之除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嘗建議無事時徙兵內地不報至是請罷河北屯兵分之河南兗鄆齊濮曹濟諸郡設有警無後期之憂借曰戍兵不可遽減請訓練義勇少給糗糧每歲之費不當屯兵一月之用一州之賦則所給者多矣不報徙知瀛州

諸州以公錢貿易積歲所負十餘萬悉奏除之以喪子  
亡便郡知揚州徙廬州遷刑部郎中坐失保任左授兵  
部員外郎知池州復官徙江寧府召權知開封府遷右  
司郎中拯立朝剛毅貴戚宦官為之斂手聞者皆憚之  
人以包拯笑比黃河清童稚婦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  
制京師為之語曰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舊制凡訟訴  
不得徑造庭下拯開正門使得至前陳曲直吏不敢欺  
中官勢族築園榭惠民河以故河塞不通適京師大

水拯乃悉毀去或持地券自言有偽增步數者皆審驗  
劾奏之遷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奏曰東宮虛位日久  
天下以為憂陛下持久不決何也仁宗曰卿欲誰立拯  
曰臣不才備位乞豫建太子者為宗廟萬世計陛下問  
臣欲誰立是疑臣也臣年七十且無子非邀福也帝喜  
曰徐當議之請裁抑內侍減節冗費條責諸路監司御  
史府得自舉屬官減一歲休暇日事皆施行張方平為  
三司使坐買豪民產拯劾奏罷之而宋祁代方平拯又

論之祁罷而拯以樞密直學士權三司使歐陽修言拯  
所謂牽牛蹊田而奪之牛罰已重矣又貪其富不亦甚  
乎拯因家居避命久之乃出其在三司凡諸筭庫供上  
物舊皆科率外郡積以困民拯特為置場和市民得無  
擾吏負錢帛多縲繫間輒逃去并械其妻子者類皆擇  
之遷給事中為三司使數日拜樞密副使頃之遷禮部  
侍郎辭不受尋以疾卒年六十四贈禮部尚書諡孝肅  
拯性峭直惡吏苛刻務敦厚雖甚嫉惡而未嘗不推以

忠恕也與人不苟合不偽辭色悅人平居無私書故人  
親黨皆絕之雖貴衣服器用飲食如布衣時嘗曰後世  
子孫仕宦有犯賊者不得放歸本家死不得葬大塋中  
不從吾志非吾子若孫也初有子名纘娶崔氏通判潭  
州卒崔守死不更嫁拯嘗出其媵在父母家生子崔密  
撫其母使謹視之纘死後娶媵子歸名曰緄

吳奎字長文濰州北海人性強記於書無所不讀舉五  
經至大理丞監京東排岸慶厯宿衛之變奎上疏曰涉

春以來連陰不解洪範所謂皇之不極時則有下伐上者今衛士之變起於肘腋流傳四方驚駭羣聽聞皇城司官六人其五已受責獨楊懷敏尚留人謂陛下私近幸而屈公法且獲賊之際傳令勿殺而左右輒屠之此必其黨欲以滅口不然何以不奉詔遂乞召對面論仁宗深器之再遷殿中丞策賢良方正入等擢太常博士通判陳州入為右司諫改起居舍人同知諫院每進言惟勸帝禁束左右姦倖內東門闌得賂遺物下吏研治而

開封用內降釋之奎劾尹魏瓘出瓘越州彭思永論事  
詔詰所從受奎言御史法許風聞若窮核主名則後誰  
敢來告以事是自奎其耳目也上為罷不問郭承祐張  
堯佐為宣徽使奎連疏其不當承祐罷使出堯佐河中  
皇祐中頗多災異奎極言其徵曰帝王之美莫大於進  
賢退不肖今天下皆謂之賢陛下知之而不能進天下  
皆謂之不肖陛下知之而不能退內寵驕恣近習回撓  
陰盛如此寧不致大異乎唐介論文彥博指奎為黨出

知密州加直集賢院徙兩浙轉運使入判登聞檢院同  
修起居注知制誥奉使契丹會其主加稱號要入賀奎  
以使事有職不為往歸遇契丹使於塗契丹以金冠為  
重紗冠次之故事使者相見其衣服重輕必相當至是  
使者復紗冠而要奎盛服奎殺其儀以見坐是出知壽  
州至和三年大水詔中外言得失奎言陛下在位二十  
四年儲嗣未立此事不宜優游願蚤裁定定之不速致  
宗祀無本鬱結羣望推之咎罰無大于此帝感其言拜



翰林學士權開封府奎達於從政應事敏提吏不敢欺富人孫氏辜椎財利負其息者至評取物產及婦女奎發孫宿惡徙其兄弟於淮閩豪猾畏歛居三月治聲赫然除端明殿學士知成都府以親辭改郾州復還翰林拜樞密副使神宗初立奎父喪終制以故職還朝踰月參知政事時已召王安石辭不知帝顧輔臣曰安石歷先帝朝召不赴頗以為不恭今又不至果病耶有所要耶曾公亮曰安石文學器業不敢為欺奎曰臣嘗與安

石同領郡牧見其護短自用所為迂闊萬一用之必紊  
亂綱紀乃命知江寧奎當進言陛下在推誠應天天意  
無他合人心而已若以至誠格物物莫不以至誠應則  
和氣之感自然而致今民力困極國用窘乏必俟順成  
乃可及他事帝王所職惟在於判正邪使君子常居要  
近小人不得以害之則自治矣帝因言堯時四凶猶在  
朝奎曰四凶雖在不能惑堯之聰明聖人以天下為度  
未有顯過固宜包容但不可使居要近地爾帝然之御

史中丞王陶以論文德不押班事詆韓琦奎狀其過詔除陶翰林學士奎執不可陶又疏奎阿附陶既出奎亦以資政殿大學士知青州司馬光諫曰奎名望清重今為陶絀奎恐大臣皆不自安各求引去陛下新即位於四方觀聽非宜帝乃召奎歸中書及琦罷相竟出知青州明年卒年五十八贈兵部尚書諡曰文肅奎喜獎廉善有所知輒言之言之不從不止也少時甚貧既通貴買田為義莊以賙族黨朋友沒之日家無餘資諸子至

無屋以居當時稱之

趙抃字閱道衢州西安人進士及第為武安軍節度推  
官知崇安海陵江原三縣通判泗州濠州給士卒廩賜  
不如法聲欲變守懼日未入輒閉門不出轉運使檄抃  
攝治之抃至從容如平時州以無事翰林學士曾公亮  
未之識薦為殿中侍御史彈劾不避權倖聲稱凜然京  
師目為鐵面御史其言務欲朝廷別白君子小人以謂  
小人雖小過當力過而絕之君子不幸誣誤當保全愛

惜以成就其德溫成皇后之喪劉沆以參知政事監護及為相領事如初忤論其當罷以全國體又言宰相陳執中不學無術且多過失宣徽使王拱辰平生所為及奉使不法樞密使王德用翰林學士李淑不稱職皆罷去吳充鞠真卿刁約以治禮院吏馬遵呂景初吳中復以論梁適相繼被逐忤言其故悉召還呂溱蔡襄吳奎韓絳既出守歐陽修賈黯復求郡忤言近日正人端士紛紛引去侍從之賢如修輩無幾今皆欲去者以正色

立朝不能諂事權要傷之者衆耳修黜由是得留一時  
名臣賴以安焉請知睦州移梓州路轉運使改益州蜀  
地遠民弱吏肆為不法州郡公相餽餉拊以身帥之蜀  
風為變窮城小邑民或生而不識使者拊行部無不至  
父老喜相慰姦吏疎服名為右司諫內侍鄧保信引退  
兵董結燒煉禁中拊引文成五利鄭注為比力論之陳  
升之副樞密拊與唐介呂誨范師道言升之姦邪交結  
宜官進不以道章二十餘上升之去位拊與言者亦罷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志

卷三百四十

七

出知虔州

按南北監本宋史俱作知虔州東都事畧及  
蘇武集下中

治度日有變通鹽法疏鑿碑並作度州又神道碑載石民賴其利云云今據改度素難治并御之嚴而不

苛召戒諸縣令使人自為治令皆喜爭盡力獄以屢空  
嶺外仕者死多無以為歸并造舟百艘移告諸郡曰仕  
宦之家有不能歸者皆於我乎出於是至者相繼悉授  
以舟并給其道里費召為侍御史知雜事改度支副使  
進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時賈昌朝以故相守魏  
并將按視府庫昌朝使來告曰前此監司未有按視吾

藏者恐事無比若何抃曰舍是則他郡不服竟往焉昌朝不悅初有詔募義勇過期不能辦官吏當坐者八百餘人抃被旨督之奏言河朔頻歲豐政應募者少請寬其罪以俟農隙從之坐者獲免而募亦隨足昌朝始愧服加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以寬為治抃向使蜀日有聚為妖祀者治以峻法及是復有此獄皆為不免抃察其亡他曰是特酒食過耳刑首惡而釋餘人蜀民大悅會崇諲除轉運使英宗諭諲曰趙抃為成都中和之政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志

卷三百四十一

五



也神宗立召知諫院故事近臣還自成都者將大用必更  
省府不為諫官大臣以為疑帝曰吾賴其言耳苟欲用  
之無傷也及謝帝曰聞卿匹馬入蜀以一琴一鶴自隨  
為政簡易亦稱是乎未幾擢參知政事抃感顧知遇朝  
政有未協者必密啟聞帝手詔褒答王安石用事抃屢  
斥其不便韓琦上疏極論青苗法帝語執政令罷之時  
安石家居求去抃曰新法皆安石所建不若俟其出既  
出安石持之愈堅抃大悔恨即上言制置條例司建使

者四十輩騷動天下安石強辯自用詆天下公論以為  
流俗違衆罔民順非文過近者臺諫侍從多以言不聽  
而去司馬光除樞密不肯拜且事有輕重體有大小財  
利於事為輕而民心得失為重青苗使者於體為小而  
禁近耳目之臣用舍為大今去重而取輕失大而得小  
懼非宗廟社稷之福奏入懇乞去位拜資政殿學士知  
杭州改青州時京東旱蝗青獨多麥蝗來及境遇風退  
飛盡墜水死成都以戊卒為憂遂以大學士復知成都

召見勞之曰前此未有自政府往者能為朕行乎對曰  
陛下有言即法也奚例之問因乞以便宜從事既至蜀  
治益尚寬有卒長立堂下呼諭之曰吾與汝年相若吾  
以一身入蜀為天子撫一方汝亦宜清謹畏戢以率衆  
比戍還得餘資持歸為室家計可也人喜轉相告莫敢  
為惡蜀郡晏然劔州民私作僧度牒或以為謀逆告牀  
不畀獄吏以意決之悉從輕比謗者謂其縱逆黨朝廷  
取其獄閱之皆與法合茂州夷剽境上懼討乞降乃縛

奴將殺之取血以受盟拊使易用牲皆謹呼聽命乞歸  
知越州吳越大饑疫死者過半拊盡採荒之術療病理  
死而生者以全下令修城使得食其力復徙杭以大子  
少保致仕而官具子岬提舉兩浙常平以便養岬奉拊  
遍遊諸名山吳人以為榮元豐元年卒年七十七贈太  
子少師謚曰清獻拊長厚清修人不見其喜愠平生不  
治貨業不蓄聲伎嫁兄弟之女十數他孤女二十餘人  
施德惇貧蓋不可勝數日所為事入夜必衣冠露香以

告于天不可告則不敢為也具為政善因俗施設猛寬  
不同在虔與成都尤為世所稱道神宗每詔二郡守必  
以抃為言要之以惠利為本晚學道有得將終與屹訣  
詞氣不亂安坐而沒宰相韓琦嘗稱抃真世人標表蓋  
以為不可及云

屹 按東都事畧及趙抃神道碑並作屹官至太僕少卿抃次子也

字景仁由蔭登第通

判江州改溫州代還得見時抃已謝事神宗命為太僕  
丞擢監察御史以父老請外提舉兩浙常平元祐中復

為御史上疏言治平以前大臣不敢援置親黨於要塗  
子弟多處筦庫甚者不使應科舉與寒士爭進自王安  
石柄間持內舉不避親之說始以子雱列侍從由是循  
習為常資望淺者或居事權繁重之地無出身者或預  
文字清切之職今宜杜絕其源又言臺諫之臣或稍遷  
其位而陰奪言責或畧行其言而退與善地或兩全並  
立苟從講解或置而不問外示包容使忠鯁之士蒙羞  
難退皆朝廷所宜深察也傅堯俞王巖叟梁燾孫升以

事去岷言諸人才學術為世推稱忠言嘉謨見于已  
試宜悉召還朝所言皆切時務避執政親嫌改都官員  
外郎出提點京東刑獄元符中歷鴻臚太僕少卿曾布  
知樞密院將白為都承旨蔡卞搆其救傅堯俞事遂不  
用未幾卒初卞廬母墓三年縣榜其里曰孝弟處士孫  
倅為作孝子傳及岷執父喪而甘露降墓木岷卒子雲  
又以歿死人稱其世孝

唐介字子方江陵人父拱卒漳州州人知其貧合錢以

賻介年尚幼謝不取擢第為武陵尉調平江令民李氏  
貲而各吏有求不厭誣為殺人祭鬼岳守捕其家無少  
長楚掠不肯承更屬介訊之無他驗守怒白于朝遣御  
史方偕徙獄別鞠之其究與介同守以下得罪偕受賞  
介未嘗自言知莫按莫應作鄭州任邱縣當遼使往來道驛  
吏以誅索破家為苦介坐驛門令曰非法所應給一切  
勿與稍毀吾什器者必執之皆帖伏以去沿邊塘水歲  
溢害民田中人楊懷敏主之欲割邑西十一村地豬漲



潦介築堤闌之民以為利通判德州轉運使崔嶧取庫絹配民而重其估介留牒不下且移安撫司責數之嶧怒數馳檄按詰介不為動既而果不能行入為監察御史裏行轉殿中侍御史啓聖院造龍鳳車內出珠玉為之飾介言此太宗神御所在不可喧瀆後宮奇靡之器不宜過制詔亟毀去張堯佐驟除宣徽節度景靈羣牧四使介與包拯吳奎等力爭之又請中丞王舉正留百官班庭諭奪其二使無何復除宣徽使知河陽介謂同

列曰是欲興宣徽而假河陽為名耳不可但已也而同  
列依違介獨抗言之仁宗謂曰除擬本出中書介遂劾  
宰相文彥博守蜀日造間金奇錦緣閣侍通宮掖以得  
執政今顯用堯佐益自固結請罷之而相富弼又言諫  
官吳奎表裏觀望語甚切直帝怒却其奏不視且言將  
逮竄介徐讀畢曰臣忠憤所激鼎鑊不避何辭於謫帝  
急召執政示之曰介論事是其職至謂彥博由妃嬪致  
宰相此何言也時彥博在前介責之曰彥博宜自省即

有之不可隱彥博拜謝不已帝怒益甚梁適叱介使下

殿修起居注蔡襄趨進救之貶春州別駕

按東都事畧及王珪撰介

蔡誌載梁適叱介下殿即貶春州別駕介既貶王舉正與蔡襄皆言貶介太重據此襄與舉正皆于介貶後言之無當時趨進救之之事也王舉正言以為太重帝旋悟明日取其

疏入改置英州而罷彥博相吳奎亦出由是直聲動天

下士大夫稱真御史必曰唐子方而不敢名數月起監

彬州稅通判潭州知復州召為殿中侍御史遣使賜告

趣詣闕下入對帝勞之曰卿遷謫以來未嘗以私書至

京師可謂不易所守矣介頓首謝言事並無所顧他日  
請曰臣既任言責言之不行將固爭爭之重以累陛下  
願得解職換工部員外郎直集賢院為開封府判官出  
知揚州徙江東轉運使御史吳中復言介不宜久居外  
時文彥博再當國請如中復奏語在彥博傳然但徙河  
東久之入為度支副使進天章閣待制復知諫院帝自  
至和後臨朝淵默介言君臣如天地以交泰為理願時  
延羣下發德音可否萬幾以幸天下又論宮禁干丐恩

澤出命不由中書宜有以抑絕賜予嬪御之費多先朝  
時十數倍日加無窮宜有所腴損監司薦舉多得文法  
小吏請令精擇端良敦朴之士毋使與儉薄者同進諸  
路走馬承受凌擾郡縣可罷勿遣以權歸監司充國公  
主夜開禁門宜劾宿衛主吏以嚴宮省帝悉開納之御  
史中丞韓絳劾宰相富弼弼家居求罷絳亦待罪介與  
王陶論絳以危法中傷大臣絳罷介嫌於右宰相請外  
以知荆南勅過門下知銀臺司何鄭封還之留權開封

府旋以論罷陳升之亦出知洪州加龍圖閣直學士河  
北都轉運使樞密直學士知瀛州治平元年召為御史  
中丞英宗謂曰卿在先朝有直聲故用卿非繇左右言  
也介曰臣無狀陛下過聽願獻愚忠自古欲治之主要  
在順人情祖宗遺德餘烈在人未遠願覽已成之業以  
為監則天下蒙福矣明年以龍圖閣學士知太原府按  
龍圖閣學士河東路夏人數擾代州邊多築堡境  
上介遣兵悉撤之移諭以利害遂不敢動神宗立以三

司使召熙寧元年拜參知政事先時宰相省閱所進文書於待漏舍同列不得聞介謂曾公亮曰身在政府而文書弗與知帝或有所問何辭以對乃與同視後遂為常帝欲用王安石公亮因薦之介言其難大任帝曰文學不可任耶吏事不可任耶經術不可任耶對曰安石好學而泥古故論議迂濶若使為政必多所變更退謂公亮曰安石果用天下必困擾諸公當自知之中書嘗進除目數日不決帝曰當問王安石介曰陛下以安石

可大用即用之豈可使中書政事決於翰林學士臣近  
每聞宣諭之事問安石可即行之不可不行如此則執  
政何所用恐非信任大臣之體也必以臣為不才願先  
罷免安石既執政奏言中書處分劄子皆稱聖旨不中  
理者十八九宜止令中書出牒帝愕然介曰昔寇準用  
劄子遷馮拯官不當拯訴之太宗謂前代中書用堂牒  
乃權臣假此為威福太祖時以堂牒重於敕命遂削去  
之今復用劄子何異堂牒張洎因言廢劄子則中書行



事別無公式太宗曰大事則降敕其當用劄子亦須奏  
裁此所以稱聖旨也如安石言則是政不自天子出使  
輔臣皆忠賢猶為擅命苟非其人豈不害國帝以為然  
乃止介自是數與安石爭論安石強辯而帝主其說介  
不勝憤疽發于背卒年六十介為人簡伉以敢言見憚  
神宗為其先朝遺直故大用之然居政府遭時有為而  
扼於安石少所建明聲名減於諫官御史時比疾亟帝  
臨問流涕後幸其第弔哭以畫像不類命取禁中舊藏

本賜其家贈禮部尚書諡曰質肅子淑問義問

按墓誌載介尚

有子嘉問之問並  
官太常寺太祝

孫恕

淑問字士憲第進士至殿中丞神宗以其家世擢監察御史裏行諭以謹家法務大體淑問見帝初即位銳於治因言中旨數下一出特斷當謹出納別枉直使命令必行今詔書求直言而久無所施用必欲屈羣策以起治道願行其言初詔侍臣講讀淑問言王者之學不必分章句飾文辭稽古聖人治天下之道歷代致興亡之

由延登正人博訪世務以求合先王則天下幸甚河北  
饑流人就食京師官振廩給食來者不止淑問曰出粟  
不繼是誘之失業而就死地也條三策上之滕甫為中  
承淑問力數其短帝以為邀名乃詔避其父三司使出  
通判復州久之知真州提點湖北刑獄言新法不便乞  
解使事黜知信陽軍以病免數年起知宣州徙湖州入  
為吏部員外郎又引疾求外帝以為避事降監撫州酒  
稅哲宗立司馬光薦其行已有恥難進召為左司諫以

病致仕數月卒

義問字士宣善文辭鎖廳試禮部用舉者召試祕閣父  
介引嫌罷之熙寧中辟京西轉運司管勾文字神宗覽  
本道章奏知義問所為以其名訪輔臣因黃好謙領使  
事諭之曰唐義問風力強敏行且用矣可面詔之尋以  
為司農管當公事方行手實法所在騷然義問言今造  
簿甫二歲民不堪命不宜復改為從曾孝寬使河東還  
奏事記利害綱目於笏帝取而熟視之歷舉以問應析

如流帝喜曰欲見卿非今日也擢湖南轉運判官一路  
敷免役錢又分戶五等儲其羨為別賦號家力錢義問  
奏除之移使京西文彥博守西都義問求罷去彥博告  
以再入相時嘗薦其父晚同為執政相得甚驩故義問  
乃止時陝西大舉兵多亡卒所至成聚義問請令詣官  
自陳給券續食人以為便會有不悅之者免歸元祐中  
起知齊州提點京東刑獄河北轉運副使方旱而雨用  
彥博薦加集賢修撰帥荆南請廢渠陽諸砦蠻楊晟秀

叛即拜湖北轉運使討降之復若為州進直龍圖閣以  
集賢殿修撰知廣州章惇秉政治棄梁陽罪貶舒州團  
練副使後七年復故官知潁昌府卒

恕崇寧初為華陽令以不能奉行茶法忤使者謝病免  
歸具弟意方為南陵令亦以病自免兄弟杜門躬耕恕  
尋以宣教郎致仕靖康元年御史中丞許翰言其高行  
詔起為監察御史意亦以宰相吳敏薦召對而貧不能  
行竟餓死江陵山中

欽定續通志卷三百四十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志卷三百四十一

列傳

宋 四十五

邵亢 必

馮京

錢惟演

易 彦遠  
明 景

諱  
即 認

邵亢字興宗丹陽人幼聰發過人方十歲日誦書五千言賦詩豪縱范仲淹舉亢茂才異等時布衣被召者十



四人試崇政殿獨亢策入等除建康軍節度推官或言  
所對策字少不應式宰相張士遜與之姻家故得預選  
遂報罷而士遜子實娶它邵與亢同姓亢亦不自言趙  
元昊叛亢言用兵在於擇將今天下久不知戰而所任  
多儒臣未必能應變武人得長一軍又已老詎能身先  
矢石哉間起故家恩倖子弟彼安識攻守之計況將與  
卒素不相附又無堅甲利兵之禦此不待兩軍相當而  
勝敗之機固已形矣因獻兵說十篇召試祕閣授潁州

團練推官民稅歲輸陳蔡轉運使又欲覆折緡錢且多  
取之亢言民之移輸勞費已甚方仍歲水旱又從而加  
取不可遂止入為國子監直講館閣校勘同知太常禮  
院張貴妃薨立園陵禁京城樂一月亢累疏罷之進集  
賢校理仁宗繼嗣未立亢言國之外患在邊圉然禦之  
之術不過羈縻勿絕而已內患則不然繫社稷之安危  
不可不蚤定也提點開封縣鎮公事徙為府推官改度  
支判官契丹遣使賀乾元節未至仁宗崩議者謂宜却

或欲候具及國門而諭使之還允請令奉書至樞前使  
見嗣君從之選為潁王府翊善加直史館召對羣玉殿  
英宗訪以世事稱之曰學士真國器也擢同修起居注  
建言陛下初政欲治國者先齊家潁王且授室願采用  
古昏禮公主下降不宜厭舅姑之尊帝深納之遂以知  
制誥知諫院東宮建為右庶子神宗立遷龍圖閣直學  
士時待制以上為師守每他徙必遷職秩允請未滿兩  
歲者勿推恩王陶勅韓琦吳奎與之辨允詆奎所言顛

倒失大臣體蓋欲併撼琦琦與奎竟同日去進樞密直  
學士知開封府亢遇事敏密吏操辭牘至前皆反覆問  
之人或以為勞亢曰決是非於須臾正當爾初雖煩後  
乃省也籍里問惡年少與吏之廢停者一有所犯皆遷  
處之畿下鬪訟為之衰止拜樞密副使夏人誘殺知保  
安軍楊定朝廷謀西討亢曰天下財力殫屈未宜用兵  
唯當降意撫納俟不順命則師出有名矣因條上其事  
詔報之曰中國民力大事也兵興之後不無科率人心

一搖安危所係今動自我始先違信誓契丹聞之將不

期而自合茲朕所深憂者當悉如卿計

按東都事畧云朕承五聖大器

自懼不克永為受寄之重故前者咨詢羣公欲求良畫且休此役又內有所愧懼者卿奏困賊之計甚為得策

已悉如卿奏與宋史本傳所載詔語全異

未幾夏主諒祚死國人執殺定者

來請和或欲乘此更取塞門地亢以為幸人之喪非義

也乃止亢在樞密踰年無大補益帝頗厭之嘗與諫官

孫覺言欲以陳升之代亢而使守長安覺遽劾亢薦升

之帝怒其希指黜覺亢亦引疾辭以資政殿學士知越

州歷鄭鄆亳三州卒年六十一贈吏部尚書即其鄉賜以居宅謚曰安簡從父必

必字不疑舉進士為上元主簿國子監立石經必善篆隸召充直講選為唐書編修官必以史出衆手非古人撰述之體辭不就進集賢校理同知太常禮院天子且親祠執事者習禮壇下必言周官大宗伯凡王之禱祠肄儀為位鄭康成釋云若今肆司徒府古禮如此今即祠所習之為不敬乃徙於尚書省張貴妃受冊禮官議

命婦入賀儀未決或曰妃為修媛時命婦已不敢亢禮  
況今日乎必曰官省事祕不可知即下有司議惟有外  
一品南省上事百官班見之儀然禮無不答衆議乃定  
出知常州召為開封府推官坐在常州日杖人至死責  
監邵武稅然杖者實不死久之知高郵軍提點淮南刑  
獄為京西轉運使必居官震厲風采始至郡惟一赴宴  
集行部但一受酒食之餽以為數會聚則人情狎多受  
餽則不能行事非使者體也入修起居注知制誥雄州

種木道上契丹遣人夜伐去又數漁界河中事聞命必往使必以理折契丹屈之還知諫院編仁宗御集成遷寶文閣直學士權三司使加龍圖閣學士知成都卒於道年六十四遣中使護其喪歸

馮京字當世鄂州江夏人少爲邁不羣舉進士自鄉舉禮部以至廷試皆第一時猶未娶張堯佐方負宮掖勢欲妻以女擁至其家束之以金帶曰此上意也頃之宮中持酒榖來直出奩具目示之京笑不視力辭出授將



作監丞通判荆南軍府事還直集賢院判吏部南曹同  
修起居注吳充以論溫成皇后追冊事出知高郵京疏  
充言是不當黜劉沆請併斥京仁宗曰京亦何罪但解  
其記注旋復之試知制誥避婦父富弼當國嫌拜龍圖  
閣待制知揚州改江寧府以翰林侍讀學士召還糾察  
在京刑獄為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數月不詣丞相府韓  
琦語弼以京為傲弼使往見琦京曰公為宰相從官不  
妄造請乃所以為公重非傲也出安撫陝西請城古滑

通西羌嘉勤斯賚畀摩展官以斷夏人右臂除端明殿  
學士知太原府神宗立復為翰林學士改御史中丞王  
安石為政京論其更張失當累數千百言安石指為邪  
說請黜之帝以為可用擢樞密副使河東麟府豐三州  
城壘兵械不治官吏皆受譴京以先帥本道上章自劾  
曰使諸路帥臣知其雖一時脫去後能僥竊名位者猶  
必行法將不敢復媮惰曠職優詔不聽進參知政事數  
與安石論辨又薦劉敞蘇軾掌外制安石令保甲養馬

京謂必不可行會選人鄭俠上書言時政薦京可相呂  
惠卿因是譖京與俠通罷知亳州未幾以資政殿學士  
知渭州茂州夷叛徙知成都府蕃部阿丹方寇鷄綜關  
聞京兵至請降議者遂欲蕩其巢窟京請於朝為禁侵  
掠給祿器餉糧食使之歸夷人喜爭出犬豕割血受盟  
願世世為漢藩惠卿告吉安罪發其私書有曰勿令齊  
年知齊年謂京也與安石同年生帝以安石為欺復召  
京知樞密院京以疾未至帝中夕呼左右語曰適夢馮

京入朝甚慰人意乃賜京詔有渴想儀刑不忘夢寐之語及入見首以所夢告焉頃之以觀文殿學士知河陽哲宗即位拜保寧軍節度使知大名府又改鎮彰德於是范祖禹言京再執政初與王安石不合後為呂惠卿所傾其中立不倚之操為先帝稱挹且昭陵學士獨京一人存若付以樞密必允公論時京已老乃以為中太一宮使兼侍講改宣徽南院使拜太子少師致仕紹聖元年卒年七十四贈司徒諡曰文簡

錢惟演字希聖吳越王俶之子從俶歸朝為右屯衛將

軍歷右

按東都事  
畧作左

神武軍將軍博學能文辭召試學士

院以笏起草立就真宗稱善改太僕少卿獻咸平聖政

錄命直祕閣除尚書司封郎中知制誥再遷給事中知

審官院大中祥符八年為翰林學士坐私謁事罷尋遷

尚書工部侍郎再為學士又坐貢舉失實降給事中復

工部

按東都事  
畧作刑部

侍郎擢樞密副使兼太子賓客遷工部

尚書仁宗即位進兵部王曾為相以惟演嘗位曾上因

拜樞密使故事樞密使必加檢校官惟演止以尚書充  
使有司之失也初惟演見丁謂權盛附之與為婚謂逐  
寇準惟演與有力焉謂禍既萌惟演慮并得罪遂擠謂  
以自解宰相馮極惡其為人因言惟演以妹妻劉晏乃  
太后姻家不可與機政罷為保大軍節度使知河陽踰  
年請入朝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許州未即行冀復  
用侍御史鞠詠奏劾之惟演乃亟去天聖七年改武勝  
軍節度使明年來朝上言先瓏在洛陽願守宮鑰即以

判河南府再改泰寧軍節度使惟演雅意柄用抑鬱不得志及帝耕籍田求侍祠因留為景靈宮使太后崩詔還河南惟演不自安請以莊獻明肅太后莊懿太后並配真宗廟室以希帝意惟演既與劉美觀又為其子暖娶郭后妹至是又欲與莊懿太后族為婚御史中丞范諷劾惟演擅議宗廟且與后家通婚姻落平章事為崇信軍節度使歸本鎮未幾卒特贈侍中太常張瓌按謚法敏而好學曰文貪而敗官曰墨請謚文墨具家訴於

朝詔章得象等覆議以惟演晚節率職自新取謚法追  
悔前過曰思改謚曰思慶歷間二太后始升祔真宗廟  
室子曖復訴前議乃謚曰文僖惟演出於勲貴文辭清  
麗名與楊億劉筠相上下於書無所不讀家儲文籍侔  
祕府尤喜獎厲後進初真宗謚號稱文惟演曰真宗章  
澶淵禦契丹盟而服之宜兼謚武下有司議加謚武定  
惟演嘗語人曰吾平生不足者惟不得於黃紙上押字  
爾蓋未嘗歷中書故也子曖晦從弟易晦字明叔以



大理評事娶獻穆大長公主女累遷東上閣門使貴州  
團練使王守忠頌兩使留後移閣門定朝立燕坐位晦  
因言天子大朝會不可令宦者齒士大夫坐殿上守忠  
更欲以禮服進酒晦又以為不可勾當三班院羣牧都  
監授忠州防禦使歷霸州防禦使為羣牧副使卒暄字  
載陽以父蔭累官駕部郎中知撫州移台州台城惡地  
下秋潦暴集輒圯溺人多即山為居暄為增治城堞壘  
石為臺作大隄扞之進少府監權鹽鐵副使暄鈎考諸

路逋租兩浙轉運使負課當坐暄上言浙部仍歲饑故

租賦不登籍今使者獲罪必亟斂於民民不堪矣神宗

即詔釋之官制行為光祿卿出知鄆州拜寶文閣待制

卒子景臻尚秦魯國太長公主

按建炎以來朝野雜記  
載秦魯國賢穆明懿大

長公主仁宗第十女也母曰周貴妃嘉祐中封永壽公

主英宗即位進崇國長公主神宗朝進韓國大長公主哲

宗朝改周國徽宗朝進韓魏國政和三年閏四月更封

賢德懿行大長帝姬高宗建炎初復為公主改秦魯國

降德陽郡

王錢景臻景臻子忱在外戚傳

易字希白始父侔嗣吳越王為大將胡進思所廢而立

其弟俶俶歸朝羣從悉補官易與兄昆不見錄遂刻志  
讀書昆字裕之舉進士為治寬簡便民能詩善草隸書  
累官右諫議大夫以祕書監於家易年十七舉進士試  
崇政殿三篇日未中而就言者惡其輕俊特罷之然自  
此以才藻知名再舉進士就開封府試第二自謂當第  
一為有司所屈乃上書言試朽索之馭六馬賦意涉譏  
諷真宗惡其無行降第三明年第二人中第補濠州團  
練推官召試中書改光祿寺丞通判蘄州疏言古之肉

刑者劓極黥則皆非死尚以為虐近代以來斷人手足  
鉤背烙筋身見白骨而猶視息四體分落乃方絕命以  
此示人非平世事也使嚴刑可誠於衆則秦之天下無  
叛民矣臣以謂非法之刑非所以助治惟陛下除之帝  
嘉納其言景德中舉賢良方正科策入等除祕書丞通  
判信州改太常博士直集賢院遷尚書祠部員外郎聖  
發國子監諸科非其人降監潁州稅數月召還判三司  
磨勘司上言官物在籍而三司移文釐正或其數細微

輒歷年不得報徒擾州縣自今官錢百穀斗帛二尺以下  
非欺給者除之真宗雅眷詞臣典掌誥命皆躬自東掖  
擢知制誥判登聞鼓院糾察在京刑獄累遷左司郎中  
為翰林學士卒易才學瞻敏過人數千百言援筆立就  
又善尋尺大書行草子彥遠明逸相繼皆以賢良方正  
應詔宋興以來父子兄弟制策登科者錢氏一家而已  
彥遠字子高以父蔭補太廟齋郎累遷大理寺丞舉進  
士第以殿中丞為御史臺推直官通判明州遷太常博士

士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擢尚書祠部員外郎知  
潤州上疏曰陛下即位以來內無聲色之娛外無畋漁  
之樂而前歲地震雄霸滄登旁及荆湖幅員數千里雖  
往昔定襄之異未甚於此今復大旱人心嗷嗷天其或  
者以陛下備寇之術未至牧民之吏未良天下之民未  
安故出譴告以示之今契丹據山後諸鎮元昊盜靈武  
銀夏被邊長吏不復銓擇高冠大裾恥言軍旅湖廣蠻  
獠劫掠生民調撥督餉軍須百出三年於今未聞分寸

之效惟陛下念此三方之急講長久之計以上答天戒  
時旱蝗民之食彥遠發常平倉賑就之部使者詰其專  
且擯價彥遠不為屈召為右司諫請勿數赦擇牧守增  
奉入以養廉吏息土木以省功費遷起居舍人直集賢  
院知諫院會諸路奏大水彥遠言陰氣過盛在五行傳  
下有謀上之象請嚴宮省宿衛未幾有挾刃犯諤門者  
又上疏曰農為國家急務勸課不可不興本朝轉運使  
提點刑獄知州通判皆帶勸農之職而徒有虛文無勸

導之實宜置勸農司以知州為長官通判為佐舉清強  
幕職州縣官為判官先以墾田頃畝及戶口數屋塘山  
澤溝洫桑柘著之於籍然後設法勸課除害興利歲終  
農隙轉運司考校之第其賞罰楊懷敏妄言契丹主宗  
真死乃除入內副都知內侍黎用信以罪竄海島赦歸  
遽得環衛官致仕許懷德慎鏞年高未謝事楊景宗郭  
承祐闔冗小人宜廢不用歷舉劾之多見聽納彥遠性  
豪邁其任言職數有建明卒於官



明逸字子飛隸殿中丞策制科轉太常博士擢右正言  
首劾范仲淹富弼更張綱紀紛擾國經凡所推薦多挾  
朋黨乞早罷免疏奏二人皆罷其夕杜衍亦免相明逸  
蓋希章得象陳執中意也石元孫與夏人戰沒以死事  
褒贈既而生歸朝廷釋不問明逸請正其僨軍之罪乃  
竄之遠方而奪其恩進同修起居注知制誥擢知諫院  
為翰林學士自登科至是纔五年加史館修撰知開封  
府坐尹京無威望罷為龍圖閣學士知蔡州歷知秦州

先是于闐入貢道邈川嘉勒斯賚留不遣會其妻亡前  
帥張方平請因而卹之且誘其般次入貢詔賻絹千匹  
明逸言朝廷撫嘉勒斯賚至厚今壅遏荒服之貢豈可  
復加賜以辱國體從之而于闐使與般次亦皆至斯賚  
有子質於秦別子穆蒸居河州殿侍程從簡私與之盟  
令過洮河許以官且歸其質子事不驗穆蒸怒留貢使  
明逸械從簡往詰因斬之穆蒸惶懼悉遣所留者治平  
初復為翰林學士神宗立御史論其傾險儉薄頃附賈

昌期夏竦以陷正人文辭淺繆豈應冒居翰院乃罷學士久之知永興軍熙寧四年卒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諡曰修懿從子藻字醇老幼孤刻厲為學第進士又中賢良方正科為祕閣校理慈聖后臨朝藻三上書乞還政同修起居注知制誥加樞密直學士知開封府平居樂易無崖岸而居官獨立守繩墨為政簡靜有條理不肯徇私取顯數求退改翰林侍讀學士知審官東院卒年六十一贈大中大夫

景謏景臻之從兄也縣殿直巡轄兩京馬遞中進士第  
初赴開封解試時王安石得其文以為知道者既薦送  
之又推譽於公卿間自是執弟子禮安石提點府界景  
謏為屬主簿又以文薦之執喪居許聞安石得政喜因  
事來京師謁之方盛夏安石褫服脫帽未及它語卒然  
問曰青苗助役如何景謏曰利少害多異日必為民患  
又問孰為可用之人曰居喪不交人事而知人尤難事  
也遂辭出後調官復來安石已作相又往詣之安石

令先與弟安國相見安國亦與之善謂景謏曰相君欲以館閣相處而任以事景謏曰百事皆可為所不知者新書役法耳及見安石安石欲令治峽路役書且委以戎瀘蠻事景謏曰峽路民情僕固不能知而戎瀘用兵繫朝廷舉動一路生靈休戚願擇知兵愛人者安石大怒遂與安石絕熙寧末從張景憲辟知瀛州終身為外官僅至朝請郎而卒

龔字穆父彥遠之子也生五歲日誦千言十三歲制舉

之業成熙寧三年試應既中祕閣選廷對入等矣會王安石惡孔文仲策遷怒罷其科遂不得第以蔭知尉氏縣授流內銓主簿判銓陳襄嘗登進班簿神宗稱之襄言主簿錢勰所為明日召對將任以清要官安石以不附已命權鹽鐵判官歷提點京西河北京東刑獄元豐定官制勰方居喪帝於左司郎中格自書其姓名須終制日授之奉使弔高麗外意頗謂欲結之以北伐勰入請使指帝曰高麗好文又重士大夫家世所以選卿無

他也乃求品端故事以行凡餽餼非故所有者皆弗納  
歸次紫燕島王遣二吏追餉金銀器四千兩竟却之還  
拜中書舍人元祐初遷給事中以龍圖閣待制知開封  
府老吏畏其敏欲困以事導人訴牒至七百總隨即剖  
決宗室貴戚為之斂手雖丞相府謁吏干請亦械治之  
積為衆所憾出知越州徙瀛州召拜工部戶部侍郎進  
尚書加龍圖閣直學士復知開封臨事益精蘇軾乘其  
據案時遣之詩總操筆立就以報軾曰電掃庭訟響答

詩簡近所未見也哲宗治政翰林缺學士章惇三薦林希帝以命勰仍兼侍讀以嘗行惇謫詞懼而求去帝曰豈非鞅鞅非少主之臣硜硜無大臣之節者乎朕固知之無庸避也嘗侍經幄帝留與之語曰臺臣論徐卨事其辭及鄭雍小人離間骨肉如此若雍有請當付卿以美詔慰安之既而雍章至勰答詔云弗容羣枉規欲動搖朕察其厚誣力加明辨夫何異趣乃爾乞身帝見之謂能道所欲言者惇因是極意排詆諷全臺攻之言不



已罷知池州卒於官年六十四元符末追復龍圖閣學

士後入元祐黨籍云

按魏入元祐黨籍見東都事畧及馬純陶朱新錄今據補

即字中道吳越王諸孫第進士為睦州推官崇寧中為

陝西轉運判官王師復銀州轉餉居最徽宗召對問曰

靈武可取乎對曰夏人去來飄忽不能持久是其所短

然其民皆兵居不縻飲食動不動轉餉願敕邊臣先為

不可勝以待釁庶可得志帝曰大砦泉可取否對曰是

所謂瀚海也臣聞其地皆烏鹵無水泉或以飲馬口鼻

皆裂正得之無所用帝然之除直龍圖閣知慶州至鎮  
築安邊城歸德堡包地萬頃縱耕其中歲得粟數十萬  
徙知延安府在延五年童貫宣撫陝西得便宜行事時  
長安百物踴貴錢幣益輕貫欲力平之計司承望風旨  
取市價率減什四違者重寘於法民至罷市徐處仁爭  
之得罪又行均糴法賤入民粟而高金帛估以賞下至  
募兵射士之授田者咸被抑配關內騷然幾於生變即  
亦屢抗章極陳其害貶永州團練副使然糴害亦寢數

月還待制知興仁府徙太原以童貫宣撫本道辭不許  
居二年以疾提舉洞霄宮復直學士睦寇作起知宣州  
即自力上道至則悉章應軍須貫上其功進龍圖閣學  
士貫遂引為河北河東參謀以老固辭乃轉正奉大夫  
致仕卒贈金紫光祿大夫諡曰忠定

欽定續通志卷三百四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志卷三百四十二

列傳

宋

四十六

張方平

王拱辰

張昇

趙槩

胡宿

宗炎  
宗回

宗愈

張方平字安道南京人少穎悟絕倫凡書皆一閱不再  
讀宋綬蔡齊以為天下奇才舉茂材異等為校書郎知

崑山縣又中賢良方正選遷著作佐郎通判睦州趙元  
昊且叛為嫚書來覘得譴絕以激使其衆方平請順適  
其意使未有以發得歲月之頃以其間選將厲士堅城  
除器為不可勝以待之雖終於必叛而兵出無名不折  
則破我以全制其後必勝之道也時謂其論出姑息決  
計用兵方平上平戎十策以為入寇當自延渭巢穴之  
守必虛宜屯兵河東卷甲而趨之所謂攻其所必救形  
格勢禁之道也宰相呂夷簡善其策而不果行名試館

職命直集賢院俄知諫院夏人寇邊方平首乞合樞密  
之職于中書以通謀議帝然之遂以宰相兼樞密使夏  
竦節制陝西并護諸將四路以稟復失事機且詔使出  
師逗遛不行及豐州陷劉平等覆師主帥皆坐譴竦獨  
不預方平劾罷之而請四路帥臣各自任戰守

按長編載陳時

為陝西秦鳳涇原環慶鄜延四路統帥陳執中疏言兵  
貴神速千里稟命非所以制勝宜分屬四路帥臣據此  
則執中亦有是請  
蓋與方平議合也西師久未解元昊亦困敵方平言願

因郊赦引咎示信開其自新之路元昊竟降既以使契

丹還知制誥權知開封府進翰林學士元昊既臣而與契丹有隙來請絕其使議者不可方平曰得新附之小羌失久和之強敵非計也宜賜元昊詔使之審處但嫌隙朝除則封冊暮下如此於西北為兩得時雖其謀拜御史中丞改三司使初王拱辰議權河北鹽方平見曰河北再權鹽何也帝曰始立法耳方平曰昔周世宗以鹽課均之稅中今兩稅鹽鐵是也豈非再權乎帝驚悟方平請直降手詔罷之加端明殿學士判太常寺禁中

衛卒夜變帝旦語二府獎張貴妃扈蹕功夏竦求所以  
尊異之禮方平謂陳執中曰漢馮婕妤身當猛獸不聞  
有所尊異且皇后在而尊貴妃古無是事執中瞿然而  
罷帝以豐財省費訪羣臣方平既條對又獨上數千言  
大畧以為祥符以來務為姑息漸失祖宗之舊取士任  
子磨勘遷補之法壞命將養兵皆非舊律國用既窘則  
政出多門大商豪民乘隙射利而茶鹽香礬之法亂此  
治忽盛衰之本不可以不急帝覽對甚悅且大用會判



官楊儀得罪坐與交出知滁州頃之知江寧府入判流  
內銓以待講學士知滑州徙益州未至或扇言儂智高  
在南詔將入寇攝守亟調兵築城朝廷發陝西步騎兵  
伏絡繹往戍蜀詔趣方平行方平曰此必妄也道遇戍  
卒皆遣歸他役盡罷得邛部川譯人始造此語者梟首  
境上而流其餘黨蜀人遂安復以三司使召方西鄙用  
兵兩蜀多所調發方平為奏免橫賦四十萬減鑄鐵錢  
十餘萬緡又建言漕運以汴為主汴帶引淮江利盡南

海天聖已前歲調民浚之故水行地中其後淺妄者爭以裁減役費為功汴日以塞是利尺寸而喪丘山也乃畫上十四策帝稱善悉如其說行之遷尚書左丞知南京未幾以工部尚書帥秦州謀告夏人將壓境方平料簡士馬聲言出塞已而寇不至言者論其輕舉曾公亮曰兵不出塞何名輕舉寇之不得至者有備故也倘罪之後之邊臣將不敢為先事之備矣方平不自安請知南京英宗立遷禮部尚書請知鄆州還為學士承旨帝

不豫召至福寧殿帝馮几書云明日降詔立皇太子方  
平抗聲曰必潁王也嫡長而賢請書其名帝力疾書之  
乃退草制神宗即位召見請約山陵費又請差減錫賚  
以乾興為準拜參知政事曾公亮議用王安石方平以  
為不可數日遭父憂服闋以觀文殿學士留守西京入  
覲留判尚書都省力請知陳州安石行新法方平陛辭  
極論其害帝憮然韓絳主西師慶卒亂西京轉運使令  
一路各會兵于州民大駭方平持檄不下而奏之命罷

諸郡兵名為宣徽北院使留京師王安石深沮之以為  
青州未行帝問祖宗禦戎之要對曰太祖不勤遠略如  
靈夏河西皆因其酋豪許之世襲環州董遵誨山西郭  
進闕南李漢超皆優其祿賜寬其文法諸將財力豐而  
威令行間諜精審吏士用命故能以十五萬人而獲百  
萬之用及太宗謀取燕薊又內徙李彝興馮暉於是朝  
廷始肝食矣真宗澶淵之克與契丹盟至今人不識兵  
革近歲疆場之臣乃欲試天下於一擲事成微利不成

詔患不可聽也帝曰元昊初臣何以待之對曰臣時為  
學士誓詔封冊皆出臣手帝曰卿可謂舊德矣除中太  
一宮使王安石弛銅禁姦民日銷錢為器錢日耗方平  
極論其害帝頗采其言而方平求去進使南院判應天  
府高麗使過府長吏當送迎方平言臣班視二府不可  
為陪臣屈詔但遣少尹王師征安南方平言舉西北壯  
士健馬棄之炎荒其患有不可勝言者後皆如其言新  
法驚河渡坊場司農井及祠廟宋闕伯微子廟皆為費

區方平言宋王業所基關伯封於商丘以主大火微子  
為始封之君是二祠者亦不得免乎於是天下祠廟皆  
得不驚數請老以太子少師致仕官制行廢宣徽使獨  
命領之如故哲宗立加太子太保元祐六年薨年八十

五贈司空遺令毋請諡

按蘇軾撰方平墓誌載方平子  
四人邦彥大理評事邦直邦傑

太常寺太祝恕右朝  
散郎通判應天府

尚書右丞蘇轍為請乃諡曰文定

方平慷慨有氣節既告老論事益切至於用兵起獄尤  
反覆言之且曰臣且死見先帝地下有以藉口矣守蜀

日得眉山蘇洵與其二子軾轍嘗薦軾為諫官軾下制獄又抗章為請故軾終身敬事之王安石方用事巖然不小屈以是望高一時守宋都日富弼過見之曰人固難知也方平曰謂王安石乎亦豈難知者方平頃知皇祐貢舉或稱其文學辟以考校既入院凡中之事皆欲紛更方平惡其人檄使出自是未嘗與語也蓋弼素亦善安石云

王拱辰字君貺開封咸平人年十九舉進士第一通判

懷州入直集賢院歷鹽鐵判官修起居注知制誥慶厯  
元年為翰林學士契丹使劉六符來求關南十縣斤太  
宗伐燕為無名舉朝莫知所答拱辰曰王師征河東契  
丹既通使而寇石嶺關以援賊太宗怒遂回軍伐之豈  
謂無名乃作報書曰既交石嶺之鋒遂起衡門之役契  
丹得報遂繼好如初權知開封府拜御史中丞夏竦除  
樞密使拱辰言竦經畧西師無功今置諸二府何以厲  
世因對極論之帝未省遽起拱辰前引裾乃納其說竦



遂罷又言滕宗諒在慶州所為不度宜施重責乃徙宗諒岳州僧紹宗以鑄佛像惑衆都人競投金冶中宮掖亦出資佐之拱辰言財費於不急詔亟禁之蘇舜欽會賓客於進奏院王益柔醉作傲歌拱辰風其僚魚周詢劉元瑜舉劾之兩人既竄廢同席者俱逐時杜衍范仲淹為政拱辰之黨不便舜欽益柔皆仲淹所薦而舜欽衍壻也故因是傾之由此為公議所薄復以翰林學士權三司使坐舉富民鄭旭出知鄭州徙澶瀛并三州

按東

都事署作鄭澧瀛  
三州不及并州

還為學士承旨兼侍讀帝於邇英閣

置太玄經著草顧曰朕每閱此卿亦知其說乎拱辰具  
以對且曰願陛下垂意六經旁采史策至和三年復拜  
三司使聘契丹還御史趙抃論其輒當非正之禮湖南  
轉運判官李章市死商眞珠事敗拱辰悉入珠掖庭抃  
并劾之除宣徽北院使抃言宣徽之職本以待勛勞者

拱辰安得汙此選乃以端明殿學士知永興軍

按長編  
東都事

畧並作拱辰奉使還即除宣徽之職因趙抃勦其失禮  
及進珠二事乃罷為端明殿學士知永興軍與宋史本

傳異歷泰定二州河南大名府積官至吏部尚書神宗登

極遷太子少保熙寧元年復以北院使召還王安石參  
知政事惡其異已出為應天府八年入朝為中太一宮  
使元豐初轉南院使賜金方團帶再判大名改武安軍  
節度使三路籍民為保甲日聚而教之禁令苛急往往  
去為盜郡縣不敢以聞拱辰抗言其害曰是以法驅之  
使陷於罪罟也縱未能盡罷顧財損下戶以紓之主者  
指拱辰為沮法拱辰上章不已於是第五等戶得免哲

宗立徙節彰德加檢校太師是年薨年七十四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懿恪

張昇

按宋史宰相表及東都事畧俱作昇別見宋史他傳亦有作昇者

字杲卿韓城人

舉進士為楚邱主簿累官度支員外郎夏竦經畧陝西薦其才換六宅使涇原秦鳳安撫都監以母老得知絳州改京西轉運使知鄧州又以母辭乃許歸養歷戶部判官開封府推官至知雜御史張堯佐緣恩驟用知開封府內侍楊懷敏夜直禁中而衛士為變皆極論之以

天章閣待制知慶州改龍圖閣直學士知秦州初青唐蕃部琳沁世居古渭積與夏人有隙懼而獻其地攝帥范祥亟城之諸族畏其偏舉兵叛昇至請棄勿城詔戶部副使傅求審視之以為不可棄與昇議殊先是副總管劉渙討叛羌逗撓不時進昇命他將郭恩代之羌乃潰去渙訟恩多殺老稚以撼昇朝廷命張方平守秦徙昇青州將罪昇方平辭昇乃復留至和二年召兼侍讀拜御史中丞劉沆在相位以御史范師道趙抃嘗攻其

惡陰欲出之昇上章力爭之沆竟罷去帝見昇指切時事無所避謂曰卿孤立乃能如是對曰臣仰託聖主致位侍從是為不孤今陛下之臣持祿養望者多而赤心謀國者少竊以為如陛下乃孤立爾帝為之感動嘉祐三年擢樞密副使遷參知政事樞密使見帝春秋高前後屢進言儲嗣事卒與韓琦同決策英宗立請老帝曰太尉勤勞王家詎可遽去司馬光言昇為人忠謹清直若使且居其位於事亦未有曠廢昇請不已始賜告令

養疾遂以彰信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許州  
改鎮河陽三城拜太子太師致仕熙寧十年薨年八十  
六贈司徒兼侍中諡曰康節

趙槩字叔平南京虞城人少篤學自力器識宏遠中進  
士第通判海州為集賢校理開封府推官出知洪州州  
簿章江有汎溢之虞槩作石隄以障其衝水不為患僚  
吏鄭陶饒奭挾持郡事為不法前守莫能制收陶奭抵  
罪闔府股栗加直集賢院知青州坐失舉澠池令張誥

免起監密州酒知滁州召修起居注請郡除天章閣待制糾察在京刑獄知制誥郊祀當任子進階爵乞回其恩封母郡太君蘇舜欽等以羣飲逐槩言預會者皆館閣名士舉而棄之缺士大夫望不報求知蘇州入為翰林學士聘契丹還兼侍讀學士諫官郭申錫論事忤旨帝欲加罪槩曰陛下始面諭申錫毋面從今黜之何以示天下乃止以龍圖閣學士知鄆州應天府代韓絳為御史中丞絳論張茂實不宜典宿衛罷槩至首言之茂



實竟去握樞密使參知政事數以老求去熙寧初拜觀  
文殿學士知徐州自左丞轉吏部尚書以太子少師致  
仕退居十五年嘗集古今諫爭事為諫林百二十卷上  
之元豐六年薨年八十八贈太子太師諡曰康靖槩秉  
心和平與人無怨怒雖在事如不言然陰以利物者為  
不少議者以比劉寬妻師德坐張誥貶六年念之終不  
衰誥死卹其家備至歐陽修遇槩素薄及修有獄槩獨  
抗章明其罪修得解始服其長者為鄆州時吏按前守

馮浩侵公使錢三十萬當以職田租償槩知其貧為代以已奉其平生所為類此

胡宿字武平常州晉陵人

按歐陽修撰宿墓誌載其先豫章人也後徙常州之晉陵

登第

按墓誌載舉進士中天聖二年乙科

為揚子尉縣大水民被溺令不

能救宿率公私船活數千人以薦為館閣校勘進集賢

校理通判宣州知湖州前守滕宗諒大興學校其後湖

學為東南最宿之力為多築石塘百里捍水惠民號曰

胡公塘久之為兩浙轉運使召修起居注知制誥入內

都知楊懷敏坐衛士之變出為和州都置

按東都事畧作出為和州

都監宋史本傳作升令據改

未幾入復故職宿封還詞頭且言懷敏

得不窮治誅死已幸豈宜復在左右命遂寢慶厯六年

京東兩河地震登萊尤甚宿無通陰陽五行災異之學

乃上疏曰明年丁亥歲之刑德皆在北宮是謂龍戰之

會其位在乾若西北二邊不動恐有內盜起於河朔又

登萊視京師為東北少陽之位今二州置金坑多聚民

鑿山谷陽氣耗洩故陰乘而動宜即禁止以寧地道時

以為迂闊明年王則果以貝州叛皇祐五年正月會靈

宮災是歲冬至郊以二帝並配

按長編載皇祐五年正月會靈宮災居宇神像

盡焚三聖御容獨存是歲南郊遂以三聖並配三聖太祖太宗真宗也宿墓誌所載與長編同

明年大

旱宿言五行火禮也去歲火而今又旱其應在禮此殆

郊丘並配之失即建言並配非古宜用迭配如初時議

者謂士大夫言七十當致仕其不知止者請令有司按

籍舉行之宿以為非優老之義當少緩其期武吏察其

任事與否勿斷以年文吏使得自陳而全其節及言皇

祐新樂與舊樂難並用禮部間歲一貢士不便當用三年之制皆如其言唐介貶嶺南帝遣中使護以住宿言事有不可測介如不幸道死陛下受殺直臣之名帝追還使者遷翰林學士知審官制院李仲昌開六塔河民被害詔獄薄其罪宿請斬以謝河北仲昌由是南竄充國公主下降將行冊禮宿諫曰陛下昔封兩長主未嘗冊命今施之愛女殆非漢明帝所謂我子豈得與先帝子等之義涇州卒以折支不時給出惡言且欲相扇為

亂既寘于法乃命劾三司吏三司使包拯護弗遣宿曰  
涇卒固悖慢然當給之物越八十五日而不與計吏安  
得為無罪拯不知自省公拒制命紀綱益廢矣拯懼立  
遣吏韓琦守并州請復其節鎮宿言參商為仇讐之星  
國家受命於商丘而參為晉地今欲崇晉非國之利也  
宜如故便議遂止拜樞密副使曾公亮任雄州趙滋顯  
治界河事宿言於英宗曰憂患之來多藏於隱微而生  
於所忽自滋守邊北人捕魚伐葦一切禁絕由此常與

關爭南北通好六十載內外無患近年邊遽來上不過  
侵誣尺寸此城砦之吏移文足以辨詰何至於興甲兵  
哉今搢紳中有恥燕薊外屬者天時人事未至而妄想  
難成之福願守兩朝法度以惠養元元宿以老數乞謝  
事治平三年罷為觀文殿學士知杭州明年以太子少  
師致仕未拜而薨年七十二贈太子太傅諡曰文恭宿  
為人清謹忠實內剛外和羣居不譁笑與人言不思而  
後對故臨事重慎不輒發發亦不可回止居母喪三年

不至私室其當重任尤顧惜大體在審官刑院擇詳議  
官有在選中者嘗監征權以水災負課同列謂小累不  
足白宿竟白之而薦其才足用仁宗聽納篤行自勵至  
於貴達常如布衣時子宗炎

按墓誌載宿子五人宗堯  
都官員外郎宗質國子博

士宗炎宿之  
第四子也

從子宗愈宗回

宗炎字彥聖由將作監主簿鎖廳登第為國子大宗正  
丞開封府推官考功吏部郎中哲宗崩遼使來弔祭宗  
炎以鴻臚少卿迓境上使者不易服宗炎以禮折之須



其聽命乃相見暨還升為卿初父宿使遼遼人重之其  
後宗炎壻鄧忠臣逐客客問中外嘗有充使者否忠臣  
以宿告且言前使鴻臚其子也客歎胡氏世不乏人俄  
以直龍圖閣知穎昌府歷密州而卒宗炎善為詩藻思  
清婉歐陽修守亳與客游郡圃或誦其詩修賞味不已  
以為有鮑謝風致其重之如此

宗愈字完夫舉進士甲科為光祿丞宿得請杭州英宗  
問子弟誰可繼者以宗愈對召試學士院神宗立以為

集賢校理久之兼史館檢討遂同知諫院殿內卒盜皇城器物宗愈言入內都知不能覺察願正其罪殿帥直廬在長慶門內久而自置隸園宗愈曰嚴禁旅所以杜姦宄也奈何令私人得為之請易募老卒王安石用李定為御史宗愈言定以幕職不因薦得之是殆一出執政意即大臣不法誰復言之蘇頌李大臨不草制坐絀宗愈又爭之安石怒出通判真州歷提點河東刑獄開封府推官吏部右司郎中元祐初進起居郎中書舍人

給事中御史中丞時更定役法書成銜校募不足者聽  
差入等戶宗愈言法貴均一若持兩端則於文有害是  
乃差法非募法也請刪之哲宗嘗問朋黨之弊具君子  
無黨論以進拜尚書右丞於是諫議大夫王觀論其不  
當而劉安世韓川孫覺等合攻之朝廷依違踰年出觀  
潤州而言者愈力乃罷為資政殿學士知陳州徙成都  
府蜀人安其政召為禮部尚書遷吏部卒年六十六贈  
左銀青光祿大夫謚修簡後入元祐黨籍云

按宗愈謚  
修簡後入

元祐黨籍見東都事畧愈  
傳宋史本傳不載今據增

宗回字醇夫用蔭登第為編修敕令官司農寺幹當公  
事京西轉運判官提點刑獄京東陝西轉運使吏部郎  
中紹聖初以直龍圖閣知桂州進寶文閣待制坐繫平  
民死降集賢殿修撰知隨州改秦州慶州復為待制先  
是熙河將王瞻下邈川有功帥孫路不樂贍奪其兵與  
王愍朝廷知之以宗回代路加直學士時青唐瞎征內  
附而心牟欽隴勒兵立別酋隴拶還其地勢復張瞎征

大懼自髡為僧以祈免王贍怨孫路因言青唐不煩兵  
可下至則駐宗哥城不進宗回怒日夜檄趣之且戒贍  
曰青唐兵甚弱隴拶稚子何能為而怯懦逗遛吾將以  
軍法從事又遣王愍復至邈川聲言代贍贍懼乃率步  
騎掩青唐據之隴拶降詔以青唐為鄯州邈川為湟州  
未幾屬羌郎阿章叛拒官軍宗回遣將王吉魏釗討之  
皆敗死又遣鈴轄种朴往朴言賊鋒方銳且盛寒宜少  
緩師宗回不聽督之急朴不得已行亦敗死於是轉運

判官秦布甫言湟鄯難守以為棄之便事下宗回宗回  
持不可布甫罷去會徽宗棄鄯州於是任伯雨再疏其  
罪奪職知新州還為待制歷慶渭陳延澶州兄宗愈入  
黨籍宗回亦罷郡居亡何錄其堅守湟鄯之議起知秦  
州進樞密直學士徙永興鄭州成德軍復坐事去大觀  
中卒贈銀青光祿大夫胡氏自宿始大及宗愈仍世執  
政其後子孫至侍從九卿者十數遂為晉陵名族

欽定續通志卷三百四十二